

018488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

白语简志

徐琳 赵衍荪编著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

白 语 简 志

徐 琳 赵衍荪编著



民族出版社

出版说明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除回族、满族已使用汉语，一些散居、杂居区的少数民族使用着汉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外，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民族语言也得到了丰富发展。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和民族文字的使用和发展都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三十年来，民族语文工作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了介绍我国各民族语言情况，加强国内各民族的互相了解，共同学习，丰富人们对我国民族语言的知识，扩大人们的语言视野，更好地贯彻党的民族语文政策，推动民族语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决定出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

收入本丛书的全国各少数民族语言简志，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原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各有关省和自治区的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语文机构、民族研究所等单位的同志五十年代以来陆续搜集的语言材料写成的。现在以两种版本即某某语言简志单行本和某某语族语言简志合订本的形式陆续出版。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编辑组

2

目 录

出版说明

概 况 ····· 1

语 音 ····· 4

一、语音的一般特征 ····· 4

(一) 辅音 (4) (二) 元音 (5)

(三) 声调 (6) (四) 音节结构 (8)

(五) 声、韵、调的关系 (8)

二、音位系统 ····· 9

(一) 声母 (9) (二) 韵母 (10)

(三) 声调 (12)

语 法 ····· 13

一、词类 ····· 13

(一) 名词 (13) (二) 代词 (16)

(三) 数词 (24) (四) 量词 (28)

(五) 动词 (32) (六) 形容词 (41)

(七) 介词 (44) (八) 副词 (47)

(九) 连词 (49) (十) 助词 (50)

(十一) 叹词 (57)

二、词组 ····· 59

(一) 联合词组 (59) (二) 支配词组 (60)

(三) 修饰词组 (63) (四) 表述词组 (64)

(五) 补充词组 (65)

三、句子成分和语序 ····· 65

	(一) 句子成分 (65)	(二) 语序 (75)
四、	句子类别 ·····	79
	(一) 按照语气可以把句子分为五类 (79)	
	(二) 按照结构可以把句子分为两类 (93)	
词 汇	·····	100
一、	多音单纯词的语音结构形式 ·····	100
	(一) 声母韵母都不同的 (100)	
	(二) 声母韵母相同或部分相同的 (100)	
二、	合成词的构词形式 ·····	101
	(一) 附加式 (101)	(二) 重叠式 (105)
	(三) 复合式 (108)	
三、	同义词和同音词 ·····	111
	(一) 同义词 (111)	(二) 同音词 (112)
四、	白语吸收汉语借词方式 ·····	113
方 言	·····	116
一、	各方言的语音差别 ·····	117
二、	方言的辅音、元音对照表 ·····	122
三、	方言的语法差别 ·····	123
四、	方言的词汇差别 ·····	126
文 字	·····	128
词汇附录	·····	137
后 记	·····	177

概 况

白族自称“白和” $pe\dot{x}o\dot{t}$ 、“白子” $pe\dot{t}si\dot{t}$ 、“白尼” $pe\dot{t}$
 $j\dot{u}$ 。根据古书记载，白族的古代种落称谓为“僰人”、“白
蛮”、“白人”。明以后，又被称为“民家”。现在，跟白族邻
近的汉族除称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白族为“民家”外，还称兰坪、
碧江、维西等地的白族为“拉马” $la\dot{J}ma\dot{J}$ 。傈僳族称大理州的
白族为“拉博” $la\dot{J}bu\dot{J}$ ，称兰坪、碧江、维西等地的白族为“来
墨” $le\dot{J}me\dot{J}$ 。纳西族称白族为“来补” $le\dot{J}bu\dot{t}$ 或“那马” $na\dot{J}ma\dot{J}$ 。
藏族称白族为“勒博” $lu\dot{J}bu\dot{J}$ 。居住在贵州、四川的白族，他
们的自称也和云南白族相同。无论白族的自称和他称，在语音上
都有一定的联系。各地白族自称的第二个构词成分“和”、“子”、
“尼”都是表示多数或单数“人”的意思，和第一个构词成分“白”
结合起来，就构成了“白族”这一完整的概念。因此，1956年大
理白族自治州建立时，根据白族人民的意愿，确定族名为“白
族。”

白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北部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全州十三
个县（市）中白族共有八十二万余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德宏
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和昆明、昭通、曲靖、
玉溪、思茅、保山、丽江、临沧等地区也聚居或散居着白族约二

注 本书列举的白语词、句，如不特予说明，则都是根据白语剑川方言金 华 镇
的语音标注的。 $pe\dot{x}$ 大理方言说 $pe\dot{t}$ 碧江方言说 $pa\dot{t}$ ； ε 、 $e\dot{J}$ 和 a 是相对
应的。白语标调方式详后。

1
4

十四万余人。全省白族共约一百零七万多人，占云南少数民族人口的第二位。和全省白族人口相比，则大理州的白族人口占全省白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此外，贵州的安顺、毕节、新义等地区，四川的西昌地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与云南接壤地带也居住着数量不等的白族，但他们之中除少数老人还能讲白语外，已普遍使用其他民族的语言。^①

云南白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一般都以白语为交际工具。县以下区乡的白族聚居区内群众活动都使用白语。除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民间口头文学以外，白族群众还用白语创作诗歌，用白语演唱“大本曲”和“吹吹腔”。和白族杂居的傈僳、彝、纳西、回、汉等兄弟民族，也有很多人会讲白语，而民族杂居地区的不少白族群众也会讲傈僳、彝、纳西等民族语言。除边远山区的白族因与汉族接触少，会汉语的人也较少外，各地白族青壮年男子一般都会汉语。

白语受汉语影响较深，白语中早就有很多从汉语吸收进来的基本词汇，这是白族自汉、唐以来就与中原的兄弟民族紧密联系的结果。近百年来，特别是在解放以后，白族人民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实践中，不断地从汉语吸收了许多新词语，使白语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在白语词汇中，除用音译的方式增加大量汉语借词外，还用汉语借词派生新词，因此，现代白语中汉语借词的成分是相当多的。正因为如此，在白语系属问题上学术界一直聚讼纷纭，没有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但从白语没有鼻音韵尾，元音又有松、紧对立的现像，以及从表达语法意义的语法方式和具体的语法形式

① 湖南桑植县的四万多民家人现已经过民族识别，也被确认为白族，见吴万源：《湖南省确认桑植县民家人为白族》一文，《大理文化》1984年第4期）。

方面来看，白语有不少和彝语支语言相同或相近的地方。从词汇方面来看，白语和彝语支语言之间也有一定程度的同源关系。因此，我们认为，把白语归入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是恰当的。^①

下面分语音、语法、词汇、方言和文字五个部分加以叙述。

① 请参看赵衍荪《白语的系属问题》，载《民族语文研究文集》，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

语 音

一、语音的一般特征

白语分剑川、大理、碧江三个方言，下边主要介绍三个方言共同的语音现象。

(一) 辅 音

1. 三个方言都有双唇 p、ph、m，唇齿 f、v，舌尖 t、th、n、l、ts、tsh、s，舌面 tɕ、tɕh、ɕ、j，舌根 k、kh、ŋ、x、ɣ 五组辅音。碧江方言还有舌尖后 ʈ、ʈh、ɖ、ʈɕ、ʈɕh、dz、ʂ、ʐ、和小舌 q、qh、ɢ 两组辅音。因此，剑川方言和大理方言的辅音有20个到23个，碧江方言的辅音有35个。

2. 塞音和塞擦音的浊音在方言中有的已清化，有的正向清化演变。剑川方言的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已演变为清音；大理方言的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只在33调、31调的音节出现。如：

	剑川	大理		剑川	大理
沫子	paɿ	baɿ	有	tsuɿ	dzuɿ
调拌	paɿ	baɿ	树	tsuɿ	dzuɿ
胆	tāɿ	daɿ	拉	tɕiɿ	dɕiɿ
偷	taɿ	daɿ	田	tɕiɿ	dɕiɿ
减	kāɿ	gaɿ	说	kaɿ	gaɿ

大理方言的塞音、塞擦音虽然有浊音，但是由于只在33调、31调音节才有这种情况，在其他各调的音节，塞音、塞擦音都仍

然读为清音，所以实际上清、浊是不对立的，不构成独立的浊塞音和浊塞擦音音位。白语只有碧江方言的塞音、塞擦音声母有清、浊对立的现象。例如：

为了	bwt	筏子	pwt
豆子	dwt	单独	tw
老、硬	gyt	二	kyt
有	dzt	九	tzt

在青年中，也有人把浊音念成带鼻冠的清音。如 bwt 念成 mpwt, dwt 念成 ntwt, gyt 念成 ŋkyt, dzt 念成 ntzt 等。

3. 白语中辅音 f 是由于受汉语语音的影响而产生的。这个辅音音位已经吸收到白语的绝大多数方言、土语里，只有少数土语没有这个音位。

	保山旧寨白语	洱源腊坪白语	其他各地白语
飞	pyl	kyl	fyl
分	pyl	kyl	fyl (fvl)
肚子	pvt	kyt	fyl
蜂	phyl	khyl	fyl
笔	pvt	kyt	fyl

4. 绝大部分地区的白语都不分尖团音，只有极少数地区如大理方言大理土语的喜洲和仁里邑，剑川方言剑川土语的园和乡，碧江方言碧江土语的碧江四区二村等地分尖团音。

(二) 元 音

1. 白语的基本元音一般只有 i、e、ε、a、o、u、w、v 八个，大理和碧江方言有一个卷舌元音 ɛl，剑川和碧江方言有和

口元音相应的鼻化元音。

2.元音在音节开头的时候，前边带有轻微的喉塞音[?]。如：
uɿ “骂”读成 [ʔuɿ]，uɿ “喊”读成 [ʔuɿ]，aɿ “鸭”读成 [ʔaɿ]，aɿsɛɿ “什么”读成 [ʔaɿsɛɿ]。

3.除了 ao 以外，没有前响复元音。

4.没有带鼻音尾的韵母，汉语借词原来有鼻音尾的，剑川方言在元音上保留了鼻化成分；大理方言没有鼻化元音，所以汉语借词音节末尾的辅音都丢失了；碧江方言虽有鼻化元音，但是近期借入的带鼻音尾的词，也多半丢失了鼻音。

(三) 声 调

1.白语有六个到八个声调，这是因为方言土语的不同而声调的数目也有所不同。

就一般情况而言，在三个声调上元音带紧喉作用；也有少数方言土语在两个或四个声调上元音带紧喉作用。一般是在 42 调（如 laɿ “了”），21 调（如 lak “火旺”）和 44 调（如 laɿ “骂人”）^①上，元音带紧喉作用。大理和碧江方言的 55 调比剑川方言稍高一些，紧一些，进入白语的近期汉语去声字念成紧喉的 55 调。凡紧喉元音的音节，调值都比不紧喉元音的音节高一些，急促一些。这同傈僳、哈尼、拉祜以及一部分彝语方言的元音分松紧的现象相似。

2.汉语借词的声调和白语的声调之间，有很明显的对应关系。凡近期借入白语的词，阴平字读 33 调，阳平字读 42 调，上声字读 31 调，去声字读 55 紧调（元音带紧喉作用），汉语中的古入声字借入白语后都读 35 调。如：

① 低降调带有送气成分。如 pāi “气味”读 [pʰāi]、kai “豪猪”读 [kʰai]、tsui “浸”读 [tsʰui]。

阴	phi˧	匹	ji˧	衣	tɕhi˧	欺	33
阳	phi˨	皮	ji˨	移	tɕhi˨	旗	42
上	phi˥	鄙	ji˥	椅	tɕhi˥	起	31
去	phi˦	屁	ji˦	意	tɕhi˦	气	55
入	phi˧˥	劈	ji˧˥	一	tɕhi˧˥	七	35

早期借入白语的汉语入声字在白语中不读35调，而读44调或42调，这两个调还保存着汉语入声字读时急促的语音特点。如：

taɾ	搭	piat	八	fyɾ	腹
taɬ	踏	piat	拔	fyɬ	缚

3. 声调和声母有密切的联系，如送气声母不出现在35调或21调的音节（现代汉语新借词不受此限制），不送气的清声母和鼻音、边音声母能出现在白语各个声调的音节上。

4. 碧江和剑川方言的动词、形容词和缩减的音节有变调情况。

碧江方言的动词、形容词有因加强语气而将原声调变读为13（低升）调的。如：

ʂɛ˧ɿphoɬ (pho 变读为13调) 摔破
 ŋwɯktsha˧ɿ (ŋwɯ 变读为13调) 凝结了
 ŋvɯtɿtsha˧ɿ (ti 变读为13调) 睡了

剑川方言动词、形容词和疑问语气助词 mo˧ “吗”连用时，动词、形容词的原声调变35调（55调不变）。如：

peɾ	走	pe˧mo˧	走吗？
tshuɿɾ	捆	tshuɿ˧mo˧	捆吗？
pieɬ	淡	pie˧mo˧	味淡吗？
tshō˥	咸	tshō˧mo˧	味咸吗？

剑川方言名词 jɿk “人”，在和动词、形容词结合成习惯性词组的时候，jɿk 由21调变读为55调。如：

koɮ	jɿɿ	poɿ	富有	jōɮ	jɿɿ	xāɿ	受看
爱	人	富		要	人	看	
meɮ	jɿɿ	tshṽɿ	讨厌	tsāɿ	jɿɿ	ɕiɿ	焦心
爬	人	恨		焦	人	心	
tɕhiɮ	jɿɿ	soɿ	逗笑	tshuɿ	jɿɿ	ɕiɿ	烦闷
掏	人	笑		塞	人	心	

在剑川方言里有一部分词的头一个音节如果是21调、33调、44调，它们和55调音节连用时，21调、33调、44调变为35调，同时缩减了中间的55调的音节。如：

tuɿkkuɿ	tsiɿ	tuɿ	tsiɿ	从前
ŋɛɿ	aɿnaɮ	ŋɛɿ	naɮ	去哪儿？
piɛɮ	aɿsɛɿ	piɛɮ	sɛɿ	问什么？

(四) 音节结构 白语的每个音节都有固定的声调。现以 F 代表辅音，Y 代表元音，将音节结构概括如下：

- | | | | | |
|--------|------|--------|------|--------|
| 1. FY | ŋaɿ | 我们 | peɮ | 走 |
| 2. FYY | piat | 端 (动词) | tuat | 不可以 |
| 3. Y | ɛɮ | 腌 | aɿ | 一，不 |
| 4. YY | uiɿ | 炒面 | uat | 还 (动词) |

(五) 声、韵、调的关系 声母、韵母、声调有互相制约的关系。

1. ɛ、a、o、u、w 五个元音能和全部声母结合。ɤ 元音不跟唇音 p、ph、m 和舌面音 tɕ、tɕh、ɕ、j 结合（只有极个别的如保山旧寨白语 ɤ 能和唇音结合）；i 不和舌根音 k、kh、ŋ、x、ɣ 结合。

2.以 u 做介音的韵母 ui、ue、ua 只和舌尖音 t、th、n、l ts、tsh、s, 舌根音 k、kh、x、ŋ 结合; 以 i 做介音的韵母 ie、io、iu 只能跟唇音 p、ph、m 和舌尖音 t、th、l 结合。

3.所有的声调能在带清辅音 p、t、k、ts、s、tɕ、ɕ和鼻音m、n、ŋ 边音 l 的音节上出现; 35调、33调、21调不在带送气音 ph、th、kh、tsh、tɕh 的音节上出现。

4.33调出现在有 p、t、ts、tɕ 作声母的音节时, 这些清声母变读相应的浊声母。

5.元音和声调也有密切的联系。白语每个松元音都有相应的紧元音, 我们把这种差别放在声调上表示: 竖线左边符号表示松元音, 竖线右边的符号表示紧元音。一般是42调、21调、44调音节的元音紧喉, 从汉语新借入的去声字, 读55调的紧喉, 其他各调音节的元音则是松元音。

二、音位系统

下列音位系统是根据剑川方言金华镇的语音归纳的。

(一) 声 母 共有二十一个, 都是单辅音。

发 音 部 位 发 音 方 法	塞、塞 擦		鼻	擦		边
	不送气	送气		清	浊	
双 唇	p	ph	m			
唇 齿				f	v	
舌 尖	t	th	n			l
	ts	tsh		s		

舌	面	tɕ	tɕh		ɕ	j	
舌	根	k	kh	ŋ	x	ɣ	

声母举例：

p	paɪ	大碗、倒〔掉〕	ph	phaɪ	剔、翘
m	maɪ	稻草	f	faɪ	发旺(借词)
v	vaɪ	(代词)	t	taɪ	同
th	thaɪ	盖〔被子〕	n	naɪ	纳〔鞋底〕
l	laɪ	骂、叱责	ts	tsaɪ	计算
tsh	tshaɪ	义(借词)	s	saɪ	算了罢
tɕ	tɕaɪ	接(借词)	tɕh	tɕhaɪ	贴
ɕ	ɕaɪ	马鬃	j	jaɪ	回转
k	kaɪ	仓、讨要	kh	khaɪ	罩(动词)
ŋ	ŋaɪ	咬	x	xaɪ	扒〔饭〕
ɣ	ɣaɪ	合拢			

(二) 韵母 有 i、e、ɛ、a、o、u、u̯、ɤ 八个元音。加上由这些元音结合构成的 ao、ie、ia、io、iu、ui、ue、ua 八个复元音以及和这些单、复元音相当的一套鼻化元音 ī、ē、ē、ā、ō、ū、ȳ、iē、iā、iō、iū、uī、uē、uā，共三十个韵母(其中 ao 是专用来拼写近代汉语借词的，白语里没有同 u、ao 相对应的鼻化韵母)。

韵母举例：

i	piɪ	左	ī	pīɪ	盐
e	peɪ	走	ē	pēɪ	晚饭
ɕ	pɕɪ	百	ē	pēɪ	扶

a	paɪ	大碗	ā	pāɪ	升子
o	poɪ	姨父	ō	pōɪ	赔钱
u	puɪ	上漆			
ui	puɪ	〔一〕幅	ū	pūɪ	〔一〕次
ɣ	tɣɪ	挖	ȳ	tȳɪ	洞穴
ao	kaɔɪ	搞(借词)			
iɛ	piɛɪ	问	iē	piēɪ	打耳光
ia	piat	咬	iā	piāɪ	〔大口〕咬吃
io	pioɪ	不是	iō	piōɪ	溅出
iu	phiuɪ	消失, 逃逸	iū	phiūɪ	屏(借词)
ui	kuiɪ	坏(动词)	uī	kuīɪ	不见
ue	kuɛɪ	坏(形容词)	uē	kuēɪ	横
ua	kuat	棍子	uā	kuāɪ	管

元音 i 出现在舌尖音 ts、tsh、s 后时, 读舌尖元音 [ɿ], 如 tsiɪ “街” 读 [tsɿ], tshiɪ “伸(舌)” 读 [tshɿ], siɪ “麻” 读 [sɿ]。

元音 ɛ 在 44、42、21 等紧喉调音节上读 [a], 在其他调的音节上读 [ɛ]。如: keɪ “捉” 读 [kaɪ], keɪ “挟” 读 [kaɪ], keɪ “肉” 读 [kaɪ], keɪ “种” 读 [keɪ], keɪ “(地板) 挠起” 读 [keɪ]。

舌根鼻音 ŋ 和唇齿音 ɣ 结合时, 实际音值是 [ŋ]。如: ŋɣɪ “鱼” 读 [ŋɪ], ŋɣɪ “尾” 读 [ŋɪ]。

出现在鼻辅音 m、n、ŋ 后边的元音都带轻微的鼻化。

舌根擦音 x 在鼻化元音前读为喉擦音 [h], 如 xēɪ “天” 读 [hēɪ], xēɪ “汤” 读 [hēɪ], xūɪ “(病) 好” 读 [hūɪ]。

元音 o 在 21 调音节上读为 [ɔ], 如 loɪ “虎” 读 [loɪ],

kol “湖”读 [kɔl]；在其他调的音节上读 [ou]，如 loɿ “退后”读 [louɿ]，loɿ “笋叶”读 [louɿ]，koɿ “下种”读 [kouɿ]。

(三) 声 调 共有八个，如下表：

调 名	调 值	调 号	元音松紧	例	字
1	33	˩	松	paɩ 泡沫	tɕeiɩ 拉
2	42	˨˨˩	紧	paɩ 奶	tɕeiɩ 追
3	31	˩˩	松	paɩ 闹	tɕeiɩ 田
4	55	˥	松	phaɩ 扒	tɕeiɩ 多
5	35	˩˥	松	paɩ 八〔哥鸟〕	tɕeiɩ 急
6	44	˨˨˨	紧	paɩ 倒	tɕeiɩ 蚂蝗
7	21	˨˩	紧	pāɩ 蹄	tɕeiɩ 赊欠
8	55	˥˥	紧	paɩ 〔水〕坝	tɕeiɩ 寄〔宿〕

声调顺序是根据白族读汉语时的阴、阳、上、去、入五声的先后次序，再加上白语的另外两个声调排列而成的。上表最末一行例字的声调，是剑川方言读现代汉语借词去声调时特有的紧高平声调。

白语音节的声、韵、调相互依存制约的关系非常密切，音节发音有松有紧的区别，不仅表现在元音上，而且表现在声调上。因此，如果以升降线标注声调，则可以把紧元音音节的调号，标在“五度垂直线”的右边，以区别于左边的松元音音节，而不必另采用其他方法表示元音的松紧。